

◇ 流年碎影

故乡的蚕豆

吴中伟

后园的几分旱地,有些贫瘠,也不够平整。母亲说,撂荒了怪可惜的!种点啥呢?油菜不好收割,小麦不好打理,还是撒点豆子吧,蚕豆好种易养!每年十月份,母亲都会照例打囪、播种、覆土、浇水。半个月的时间,豆种便冒出芽径,此后,一直不急不躁的,整个冬季也不见往上蹿多少,但一到春风吹拂,便郁郁葱葱,仿佛一夜之间就蓬勃、繁盛开来。

人间四月天,斑驳的光阴在田间地头慢慢地游走着。“蚕豆花开映女桑,方茎碧叶吐芬芳。田间野粉无人爱,不逐东风杂众香。”绿色的根柄,浅紫色的花朵,就像紫蝴蝶在绿叶间翩跹起舞。颜色浅的,粉中带着一点白,中间那黑黑圆圆的斑点,仿佛是窥视春天的明眸。春风妩媚,它们能不心神摇曳吗?

春分过后,日子就长了几许。母亲一大早起床,来到后园,她喜欢闻草木、瓜果、豆麦的气息。自然沉淀、积蓄的气息,让她感到踏实、安稳。

花落尽,豆荚在温热的日头下渐渐丰盈起来,圆滚滚、胖嘟嘟的,可爱极了。它们腆着大肚子,像在和人们告白:要不了多久,就会摆上餐桌,迟早还不是你们的菜!

刚从地里采摘的蚕豆,有股好闻的馨香。剥开肥硕、绿莹莹的外皮,浅绿的豆粒,个大,颗颗饱满,紧挨在一起,像胖娃娃睡着似的。母亲一粒粒摘下,放在白色的瓷碗里。记忆中,常见的吃法,要么是放在米饭上蒸,要么是蚕豆米鸡蛋汤。而后的吃法更奢侈高端一些,母亲只在闲时做。

母亲用针线将蚕豆一个个串起来,再将线头挽个结,宛如一串绿色的珠子。待米饭飘香,蚕豆也就熟透了。米汁的香气与蚕豆的清香彼此渗透,相得益彰。孩子们经常把“蚕豆圈”套在脖子上,一边走,一边吃,拽一个,吃一个,到最后,只剩下个棉线圈。

若是做蚕豆米鸡蛋汤,则要精细得多,需褪去豆粒的壳。孩子们喜欢把外壳套在手指上,你戳我一下,我捏你一下。女孩子戴上光洁的豆壳,晃动着修长的手指头,咯咯地笑着,银铃一般。蚕豆的青绿,鸡蛋的金黄,都是新鲜的食材。出锅前,母亲再撒上一把葱花,香极了,能扒两大碗米饭呢!多年后,在饭店里吃的“三鲜”锅仔,也多是蚕豆米鸡蛋汤,还加了儿时吃不上的瘦肉丸子,但已吃不出母亲做的味道了!

蚕豆杆子落而为箕,蚕豆壳渐渐发黑、干瘪,就会坚硬如铁,索性将其晒干。炒蚕豆,嚼起来,也分外香,咬在嘴里脆蹦蹦的,当然还得有好牙口,奶奶就曾因吃蚕豆,咯掉一颗牙。

雨水天气,干不了农活,母亲犒劳父亲,炒一盘蚕豆,煮三只咸鸭蛋,父亲喝着酒,母亲陪他唠叨,一下午的时光就慢慢散了。



清流 李昊天 摄

◇ 儿女情长

父亲的“小粮”

胡铭

“小粮”,是母亲的戏称,指的是与父亲相伴一生的香烟。

父亲何时开始抽烟,我不知道,也没有问过,不过从我记事起,每天都能见到飘摇而上的云雾。父亲夹烟的姿势很潇洒,我喜欢看他轻松随意的样子,就像窥见他那宽敞的胸怀。

以前香烟是平头的,后来出现带过滤嘴的,父亲每次都买有滤嘴的香烟,可在点火之前总会先掐掉烟嘴。真的有些奇怪。这些落下的雪白干净的烟嘴,我全部收集起来,放在书包里,上课时偷偷砸同学。这件事,父亲当然不知道。

父亲烟瘾大,一天三包,悠闲时抽,繁忙时也抽,喜悦时抽,苦恼时也抽,不分时间、地点和心境。父亲抽烟,短促而平快,一入口即刻呼出,似乎缺少细细品味的劲头,每支香烟吸到三分之二,就会灭掉,重新点上一支。而我喜欢深吸。父亲骂我生相难看,像叫花子一样的。

家里来往客人很多,有一次父亲拿出一条名牌香烟,动手开启时,突然音乐声响起,他吓了一跳,经友人解释后才知道原委。原来香烟还能唱歌啊,父亲憨笑着说。他给在场的朋友每人发了一包,说好烟大家抽。

有人说,抽烟能让人心静,让人消除疲劳,让人产生更多的灵感。父亲讲,鬼扯,这是恶习,我是没办法,已经染上了这种恶习。我与父亲相对而坐,他丢一根过来,我甩一根过去,谈笑间相互望着对方,心里都在想,你要是少抽一点就好了。母亲生气地说,你们是不是在比赛啊,我们才不得不收敛些。

父亲拆香烟有个特点,不是一包,而是几包一起拆开,分别放在客厅、卧室、书房,随手可得,绝不耽误一秒钟。当然,相配套的烟灰缸到处都是,至少七八个。“你家烟缸太小了,给你两个。”哈哈!个头蛮大的。如果不拿,老爷子会不高兴的。于是,我房内的烟缸也是乱摆,都是为了方便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,父亲到北京出差,黄镇夫人朱霖女士在外交部设宴,父亲对美味佳肴和高档饮品不感兴趣,下意识地掏出香烟,可老人和领导们都不吸烟,最后他只好将香烟放回口袋。宴席终于散了,还没走出大厅,“啪”的一声,一缕烟便在父亲的面前盘旋起来,同行的弟子黄光新先生见了,大笑不止。

父亲曾陆续跑过几个国家,有一次在法国某宾馆的会议室里,他习惯地点起香烟,警报器立马响了,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,礼貌地劝止。父亲不好意思地熄灭烟头。后来有人问他国外怎么样,他摇了摇头,笑着说,不好,不好,抽烟都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。

父亲戒过几次烟,都未成功,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。父亲最后一次戒烟是50多岁,结果大病一场,母亲慌了,说还是抽一点吧。就这样,他又开始抽了。

2015年3月,我们全家陪父亲到上海就诊。期初几天,父亲仍是吞云吐雾,但随后因为病魔侵扰,烟量大为减少,对烟的味道也有点挑剔了,往往一支烟抽几口便丢进了烟灰缸。

有一天,虚弱的父亲被疾病折磨得异常痛苦。我说抽根烟如何,他点点头。我扶他走到病区外面,掏出一支烟为他点上,他抽了半支,很慢。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吸烟……

◇ 人物素描

卖笋子的老人

陈寿新

马路牙上,一位老妪坐在马扎上,面前的塑料布摆着时蔬和咸菜,我站在边上看,她的双手始终没有停下来,剥小笋子,去笋壳,去笋皮,白白胖胖的小鲜笋便小山般萌在眼前。“我家的莴笋是护家的,不打药,梅干菜好吃还不馊……”

一听就是旁边镇上的方言。我说喜欢吃卤笋子,她立马接上了:“我家笋子不晓得多好吃,你买一把吧?”我说我还要走路,一个大老爷们手上甩着笋子,丑,丢人。她马上回:“等会天就黑了,人少了,就不丑了。”

我们这座小城美就美在春天里到处是吃食,自春分后,毛蒿、蕨菜、香椿苗等,山野里唾手可得。一场新雨后,那个叫“滴滴菇”的地衣,用韭菜在锅里“跳跳”,味道绝美。时令笋子呢,无需买,走错路,它们都会绊你脚;即使是大毛竹笋,偶尔偷一两根,主人看见了,不光不怪罪,还可能借个锄头指导你怎么挖。至于小笋,房前屋后,路口地头还有那茶叶窠里,自响雷至初夏,一波又一波,层出不穷。

小笋有很多种,比如水笋、雷笋、桂笋、淡笋、苦竹笋,多得很。雷笋粗胖,有份量,但卤笋还是水笋好,有嚼劲,行家都知道。

我帮她剥着笋子,只是想听她说话。

她说她本来也快活得很哪,只是儿子要在城里买房,才把她搞苦了。她儿子付了首付,就带着媳妇到外面打工还贷,她带着宝宝,搞两个小钱,作日用开支。

问她,果然是旁边小镇上的人,在县城里陪读,照顾两个孙子,大的上高中,小的念小学,大的给两个钱就行了,但伺候小的就要麻烦些,一大早弄早饭,然后把他送到学校,再到小镇上去打笋子,顺带给家里老头子煮中饭,还要赶到县城烧晚饭。

我问,你这么从县城到镇上来回搭车还能剩几个钱?

搭车倒不要什么钱,来回也就八块,打点小笋子,搞点菜园里小菜卖卖,一天也能挣一百多。

旁边几个卖菜的七嘴八舌,说这老太太最会搞钱,要钱不要命,事做了,小伢也带了,家里小菜还卖了。

老人回答说,有疫情,我儿子、媳妇不得家来,没得法子哟。

老太太劝我买笋,说雷笋卤着比水笋好吃,我说我要散步。

神使鬼差回到原地,是两小时后的事,近晚上十点了,卖菜的只剩下老太太一人,她瘫坐在地上,小菜卖光了,雷笋堆了一堆,筐里还有三五根没剥。

我让她把笋子全给我,装了一大袋,我说我俩都可以家去了,老太太手撑着膝盖直起腰,身量一米五左右,我想扶她一把,她已站起来了,交代着要怎样焯水,再晒个浑浑的太阳,往冰箱一塞,留着烧肉吃,边说边朝三轮车捱过去。

老太太蹬上三轮,回头冲我笑笑:晓得你老师傅为俺好,明朝来我老家,我用大柴锅烧饭把你吃。

